

北京大學國學研究院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

第三十三卷

# 國學研究

北京大學國學研究院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

# 國學研究

## 第三十三卷

主 編

袁行霈

編委(按姓氏筆畫排列)

|     |     |     |     |
|-----|-----|-----|-----|
| 王小甫 | 王邦維 | 吳同瑞 | 袁行霈 |
| 陳 來 | 高崇文 | 張學智 | 程郁綴 |
| 董洪利 | 趙匡華 | 趙爲民 | 閻步克 |
| 鄧小南 | 蔣紹愚 | 樓宇烈 | 錢志熙 |
| 嚴文明 |     |     |     |

特約編委

許逸民

北京大學出版社

二〇一四年·北京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國學研究. 第33卷/袁行霈主編.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6  
ISBN 978-7-301-24354-1

I. ①國… II. ①袁… III. ①國學-中國-文集 IV. ①Z126.27-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124756 號

封面刊名:集蔡元培先生手迹

書 名:國學研究(第三十三卷)

著作責任者:袁行霈 主編

責任編輯:徐丹麗

標準書號:ISBN 978-7-301-24354-1/Z·0119

出版發行: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 205 號 100871

網 址:<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北京大學出版社

電子信箱:[pkuwsz@126.com](mailto:pkuwsz@126.com)

電 話:郵購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750672 編輯部 6275202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北京大學印刷廠

經 銷 者:新華書店

787mm×1092mm 16 開本 24 印張 366 千字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價:60.00 圓

---

未經許可,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或鈔襲本書之部分或全部內容。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舉報電話:010-62752024 電子信箱:[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本刊之出版，先後承蒙  
南懷瑾、查良鏞、駱英等先生  
暨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  
研究工作委員會慷慨資助，  
特此致謝。

# 目 錄

|                                   |               |
|-----------------------------------|---------------|
| 唐代温州地域内外詩歌創作活動考論 .....            | 錢志熙 (1)       |
| 侯景之亂至隋唐之際《文選》學傳承推論 .....          | 童 嶺 (49)      |
| 初唐文館學士角色流動及其文學影響 .....            | 吳夏平 (73)      |
| 詞人王沂孫出仕時間與生卒年考述                   |               |
| ——兼及《樂府補題》的寫作時間 .....             | 李修生 (93)      |
| “曹劌論戰”與春秋時期士風變革 .....             | 馬 昕 (109)     |
| 論清華簡《保訓》之“中” .....                | 徐 剛 (137)     |
| 《孝經》的成書時代、作者及版本考論                 |               |
| ——以出土文獻“郭店簡”“上博簡”“定縣漢簡”等為參照       |               |
| .....                             | 徐正英 常佩雨 (151) |
| 胡一桂《詩集傳附錄纂疏》初探 .....              | 傅 佳 (213)     |
| 湛若水“合一之學”的邏輯演進及其哲學反思 .....        | 張 沛 (233)     |
| 《聲類》索隱 .....                      | 真大成 (269)     |
| 書棚本唐人小集綜考 .....                   | 羅 鶯 (311)     |
| 清代文話總目匯考 .....                    | 蔡德龍 (337)     |
| 北京大學國學研究院大事記(2013 年 7—12 月) ..... | (373)         |
| 徵稿啓事 .....                        | (375)         |
| 來稿書寫格式 .....                      | (376)         |

# 唐代温州地域内外詩歌創作活動考論

錢志熙

【提要】 地域文化研究可視為文學史研究的新方式。本着這一理論對唐代温州地域内外發生的詩人活動與詩歌創作進行全面的研究，嘗試為唐詩的地域研究提供某種參考。東晉時期，永嘉山水就已得名；謝靈運及其後入溫的六朝士族人物山水詩創作與山水遊覽活動，在唐代有關温州的詩歌創作活動中具有經典價值。唐代温州地區的詩歌活動趨於頻繁，主要分地域外部詩人的詠溫詩作與地域內部詩人的詩歌創作活動。本文依照初、盛、中、晚詩史段落，考察了杜審言、沈佺期、李白、杜甫、張子容、孟浩然、郭密之、路應、顧況、劉言史、陳陶、張又新、崔道融、黃滔、釋□光等衆多詩人與温州相關的詩歌活動，並對其地域文化與政治的背景進行論述，涉及衆多與温州相關的人物、文獻與史實。在全文中，還較多地關注唐代温州士族活動、唐代温州地域文化發展等在温州地域文化研究有重要學術價值的問題，嘗試將唐代温州詩歌活動放在温州地域文學的整個發展歷史進行考察。

雖然在文學批評、文學研究中地域的因素自古就受到重視，但將地域文學的研究作為文學史研究的新方法，還是在近期才完全自覺化的。我所理解的作為文學史研究之新方法的地域研究，就是將特定的、經過選擇的某一地域作為文學史研究的一個單元，不同於以往的其他文學史單元，如時代、流派、體裁等等。這裏面所顯示的角度與方法，與以往的其他文學史研究單元是有所不同的，其效

用即所能發現的問題也有傳統的文學史研究所不及的。筆者近年來關於温州地域內部的文學與文化的研究,就是循着上述思路展開的。在這篇文章裏,我主要研究在温州地域文學史研究中屬於最薄弱環節的唐代温州地域內外的詩歌創作活動。所謂温州地域內外的詩歌創作活動,是指在温州之內發生的詩歌創作活動與發生於温州之外的以温州(人文及地理)為表現物件的詩歌。我們通常所說的地域文學,即包括這樣內外兩部分。從整體文學史的角度來看,本文所研究的問題,也就是唐詩在温州的傳播與唐代詩人在温州的活動。這一研究,不但可以填補有關温州的文化史與文學史的一些空白,而且能夠從地域的角度來考察唐詩的發展情況。

## —

唐以前温州地域文化的發展,經歷了比較曲折的過程。温州古稱甌,《山海經·海內南經》有“甌居海中”的記載<sup>①</sup>,《逸周書》中也有關於甌人的記載。據《史記·東越列傳》記載,騶搖為勾踐之後,秦漢之際曾從諸侯破秦,後又佐漢破項,因此封為東海王,都東甌。武帝時數遭閩越攻擊,請求內徙中國。“於是天子曰東越狹阻,閩越悍,數反覆,詔軍吏將其民徙處江淮間,東越地遂虛。”<sup>②</sup>至漢順帝永和三年(138),始分章安縣之東甌鄉為永寧縣。東吳孫權時又從永寧縣中分出羅陽縣,後改安陽。西晉太康年間改安陽為安固,並分其南橫嶼、船屯等地置始陽縣,後改名平陽。這個時期,温州一直北屬臨海郡。到了東晉太寧二年(324),始分臨海郡嶠南的永寧、安固、橫陽、松陽及晉安之羅江五縣立永嘉郡<sup>③</sup>。應該說,歷史上温州地區在商周時期已經納入朝貢體系,至漢初立東海國時達到高峰,但因武帝年間內徙而其地空虛,其後發展緩慢,至晉室南渡後其人口、行政才得以較快的發展。但由於南北兩端都有嶺嶠的阻隔,形成《史記》所說的“狹阻”的地理特點,温州長期處於一個內部封閉的地域環境中,這從獨特的温州方言的形成也可以看出來,因此地域本身的文化元素的發展以及接受外來的影響,都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東晉太寧二年的永嘉郡及其屬縣的設置對於文化發展的直接作用,就是使

得一批具有高文化素質的東晉士族官僚進入其地。(東晉任永嘉太守謝毅、王羲之、孫綽、蔡邵、謝鐵、劉懷之、司馬逸、駱球、郭伯猷、王和之等人中不但有王謝家族的成員<sup>④</sup>,而且王羲之、孫綽還是東晉著名的文學家)。由於文獻散佚,我們無法知道這一批士族官員在郡內的文學創作情況。但是王羲之在任永嘉太守時,頗有遨遊之事,並且曾經下訪隱居境內的張文君、阮傲等人,其對當時温州的文化發展是有影響的。聯繫東晉門閥士族遨遊山水的風氣,作為後來温州詩歌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的永嘉山水,應該是在東晉時期就已發生並聞名於世。晚唐詩人趙嘏《送張又新除温州》詩中所說的“東晉江山稱永嘉”<sup>⑤</sup>,正透露東晉時期由於士族人物的活動,永嘉逐漸成為山水名區的歷史事實。《宋書·謝靈運傳》記載劉宋永初三年(422)謝靈運受排斥出任永嘉太守時說:“出為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靈運素所愛好。”<sup>⑥</sup>可見其時的永嘉,已經以名山水聞名於世。我們在研究謝靈運的永嘉山水詩以及此後温州地域內山水遨遊風氣與山水詩創作時,不能不注意到這一事實。

謝靈運永嘉郡內的山水詩創作,是温州歷史文化發展中的重要事件,對後來南朝及唐代温州地域內外的詩歌創作具有多方面的經典性影響。這一點在本文論題的展開中會逐漸呈現出來的。山水詩創作整體上看,是東晉南朝士族文化發展的產物,也是晉室南渡所引發的系列文化事件中的一個成果。謝靈運永嘉郡內的山水遨遊與詩歌創作,可以說是直接繼承東晉時期士族官員作郡永嘉、遨遊山水的文化傳統,這一點為向來論謝客山水詩者所忽略。當然,從對永嘉山水的歷史影響來看,謝靈運的作用是遠遠超過其前的眾多士族官員的。謝靈運永嘉山水詩迅速地成為經典,不僅確立了山水詩本身的藝術傳統,使得南朝時期的山水沿其風氣持續發展,而且也提升了永嘉郡的地位,使其作為山水詩經典的發生地而更加聞名於世。

南朝時代,在謝靈運之後還有多名士族文人在永嘉郡內宦遊或棲隱。謝靈運作郡永嘉大概四五年之後,在文學上與他齊名的顏延之也曾出守永嘉。其名篇《五君詠》即作於出守永嘉之際。顏延之作郡期間,曾遊古稱青巖的洞頭大門島,並建望海樓。中唐詩人張又新《青巖山》一詩即詠此事:“靈海泓澄匝碧峰,昔賢心賞已成空。今朝亭館無遺制,積水滄浪一望中。”<sup>⑦</sup>說明顏延之所建望海



樓，是唐代温州的一處文化古跡。温州山水的最大特點是山海稠疊，海景是温州山水的重要元素之一。謝靈運的詩中，像《遊赤石進帆海詩》《郡東山望溟海詩》《行田登海口盤嶼山詩》等，都寫觀海的情景。顏延之登上青巖島嶼觀海，很可能受到謝靈運的啟發。可見顏延之在永嘉郡內也曾有山水之遊。只是時間太短，據現存文獻，沒有留下什麼詩詠。這種情況與他此前在始寧（今桂林一帶）任太守時留存詩作甚少有些相類。也許是因為顏氏還沒有像他的文友謝靈運那樣，形成自覺地吟詠山水的創作意識。

梁天監三年（504），著名詩人丘遲出任永嘉太守，“在郡不稱職，為有司所糾，高祖（梁武帝）愛其才，寢其奏”<sup>⑧</sup>。他遊過當時屬於永嘉郡的青田石門洞，留有詩作。其《旦發漁浦潭詩》《夜發密巖口詩》兩詩，是由建康赴永嘉途中經富春江所作。詩風也是沿襲大謝一派的寫法：

漁潭霧未開，赤亭風已颺。棹歌發中流，鳴鞀響逕障。村童忽相聚，野老時一望。詭怪石異象，嶄絕峰殊狀。森森荒樹齊，析析寒沙漲。藤垂島易陟，崖傾嶼難傍。信是永幽棲，豈徒暫清曠。坐嘯昔有委，臥治今可尚。<sup>⑨</sup>  
（《旦發漁浦潭詩》）

弭棹纔假寐，擊汰已爭先。敞朗朝霞澈，驚明曉魄懸。萬尋仰危石，百丈窺重泉。叢枝上點點，崩溜下填填。（《夜發密巖口詩》）

謝靈運有《富春渚詩》，是其赴永嘉途經所作。丘遲這兩首詩正是追倣大謝之作，“藤垂島易陟，崖傾嶼難傍”純為大謝句法，結尾抒發作郡永嘉的失意情緒，欲追尋古人無為而事的“臥治”風格，委之以“坐嘯”之風。他後來果然“在郡不治事，為有司所糾”。但違反了朝廷治民的律紀，不等於不利於治下之民。從謝靈運到顏延之，再到丘遲等人，他們作郡永嘉多是受到政治上的排擠，所以其治郡風格也都崇尚無為。可能南朝時代永嘉郡守，在治郡風格上多崇尚名士風流，也有一種傳承性。而謝靈運無疑是這種風格的先導者。丘遲這兩首詩寫景模象，生新更過於謝客，直開後來孟浩然等人五古山水詩的風格。

齊梁之際的陶弘景曾經隱居永嘉郡內的今永嘉楠溪、里安陶山一帶。其著名的山水小品《答謝中書書》中有“實是欲界之仙都。自康樂以來，未復有能與

其奇者”<sup>⑩</sup>。有學者認為所寫的即是謝靈運曾遊的永嘉山水<sup>⑪</sup>。又《隋書·經籍志四》載有“齊永嘉太守《江山圖集》十卷”<sup>⑫</sup>，江山圖當即齊永嘉太守之名，其集十卷，或有有關於永嘉山水的文字。

由上述事蹟可見，南朝時代繼謝靈運之後相繼來到永嘉的士族官僚與道教人士，也曾從事過尋幽探異的山水遊覽活動與山水文學的創作。可以說，謝靈運的創作，在永嘉郡內確立了一種山水遊覽與詩歌創作的傳統。但是，總的看來，在謝靈運之後的南朝時代，永嘉郡內沒有發生過重要的詩歌創作活動，顏、丘兩家的遊覽都有追蹤謝客之意，他們應該是最有可能重現謝氏永嘉山水詩風的人物，但畢竟沒有再現謝氏那樣的創作奇跡。這可能受到文學史發展中某些因素的制約，因為大事吟詠山水的風氣，在這時期畢竟還沒有普及。謝靈運的山水遊歷與山水詩創作是一種很獨特的活動，是以窮搜極探、窮形盡相的方式進行的。這也可以說是一種特殊的生活方式。大謝之後，即使在永嘉郡內，也沒有再次出現類似郡守大事山水之遊、處處尋幽索異的山水活動。另外從詩歌創作的風格來看，齊梁以後，表現山水的趣味趨向於情景交融、景觀以圓熟溫軟為尚，多在行旅、送別中隨意融入山水景物。大謝體的山水詩整體上看是衰落了，進入梁中期之後，詩風進一步的軟靡，謝靈運的影響更難以發生。

陳隋至唐初，永嘉郡內詩歌活動的相對沉寂狀態，跟這個時期永嘉行政設置的變化也有關係。梁、陳、隋時期，永嘉郡時設時撤，曾幾度南屬現在稱浙江麗水的括州，歸屬不定，其下屬縣也互有分合<sup>⑬</sup>。這種情況，表明這個時期温州地區在行政區劃上的地位不穩定，其實也是該地區相對全國的地位下降的一種表現。這就在相當程度上阻礙了温州與政治、文化中心的交流，其中後果之一就是官僚文士群進入該地區的減少。

歷史上的温州地區雖然在地域文化、方言及風俗等方面淵源深遠，也有一定的政治傳統，但漢初東甌國的設立遠在士大夫文化與文學傳統成熟之前，所以真正奠定其內部士大夫文化的一些基礎的，仍是在東晉南朝時期。在詩歌方面，謝靈運開創的永嘉山水詩風，更是在詩歌史上影響久遠的一個地域文學傳統。

## 二

唐代温州地域內外的詩歌活動比較頻繁地發生的直接促成條件，仍是温州地區行政設置的正常化。《圖經》載唐高宗上元二年（675），“永嘉民李行撫詣闕，請置州。四月，制以永嘉、安固二縣置温州。其地自溫嶠山以西，民多火耕。冬月地常暖少寒，故名”<sup>⑭</sup>。這是温州得名之始。武后載初元年（690），分永嘉復置樂成，大足元年（701），分安固置橫陽。天寶元年（742），改温州為永嘉郡，恢復了南朝時期的郡名。肅宗乾元元年（758），復為温州，屬浙江東道，特建靜海軍使，兼統台、明州。《圖經》：“徙湖州刺史戴日用牧温州，兼靜海軍使。”<sup>⑮</sup>這時温州在行政與軍事上的地位上升。中晚唐時期來溫遊宦的詩人增多，温州地域內外詩歌創作活動較此前時期為頻繁，正是這一行政、軍事設置的結果。當然這也標誌着温州地區在全國範圍內地位的開始提升。

但是，在很長的時間內，温州被視為邊遠荒州，常被用作官員貶謫之地。張子容《永嘉即事寄贛縣袁少府瓘》詩中“曾為謝客郡，多有逐臣家”<sup>⑯</sup>，應是唐代赴溫仕宦人群的真實情況。後文我們會考證，張子容本人任樂成尉，也是屬於貶謫性質的。開元中，大概略早于張子容宦溫的，有曾為朝貴的鍾紹京被貶為温州別駕。鍾紹京虔州贛人，以工書直鳳閣，現存的小楷字貼《靈飛經》即他所書。“則天時明堂門額、九鼎之銘，及諸宮殿門榜，皆紹京所題。”後因助李隆基除韋后，為佐命之臣，官至顯貴，封越國公。但他“當朝用事，恣情賞罰”，為姚崇等所惡，累貶為温州別駕。開元十五年（727）入朝，向玄宗垂泣奏云：“陛下豈不記疇昔之事耶？何忍棄臣荒外，永不見闕庭。且當時立功之人，今並亡歿，唯臣衰獨在，陛下豈不垂憐耶？”玄宗為之惘然，即日拜銀青光祿大夫，右諭德。<sup>⑰</sup>鍾紹京在温州的事蹟史無記載。至肅宗乾元時，温州設靜海軍使，統温州、台州、明州等處軍事，地域的地位似有所提高，但嗣封為曹成王的宗室李皋，仍是以貶官身份任温州長史，兼攝州事。《舊唐書·李皋傳》：

李皋字子蘭，曹王明玄孫，嗣王戢之子。少補左司御率府兵曹參軍。天寶十一載嗣封，授都水使者，三遷至祕書少監，皆同正。多智數，善因事以自

便。奉太妃鄭氏以孝聞。上元初，京師旱，米斗直數千，死者甚多。皋度俸不足養，亟請外官，不允，乃故抵微法，貶温州長史。無幾，攝行州事。歲儉，州有官粟數十萬斛，皋欲行賑救，掾吏叩頭乞候上旨，皋曰：“夫人日不再食，當死，安暇稟命！若殺我一身，活數千人命，利莫大焉。”於是開倉盡散之。以擅貸之罪，飛章自劾。天子聞而嘉之，答以優詔，就加少府監。<sup>⑮</sup>

又如元和中曾任温州刺史的駙馬韋宥，因公主死，出牧温州，實為失意之人。《太平廣記》卷四二二引《集異記》：“唐元和，故都尉韋宥出牧温州，忽忽不樂……宥，故駙馬也。”<sup>⑯</sup>據《唐會要》卷六，韋宥尚德宗女唐安公主<sup>⑰</sup>。《冊府元龜》卷四七云：“婚未成而主卒。”<sup>⑱</sup>又會昌二年（842）至四年任温州刺史的孫景商，也是因不依附李德裕而被貶逐的。《唐故天平軍節度使鄆曹濮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朝散大夫檢校禮部尚書使持節鄆諸軍軍事兼鄆州刺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兵部尚書孫（景商）府君墓誌銘並序》：“時宰相李德裕專國柄，忿公不依己，黜為温州刺史，移滁州刺史。”<sup>⑲</sup>由上述情況可知，唐代温州常為官員貶謫、斥逐之地。

另外，唐代温州也時有貴顯人物甚至貴族居住，如前述的鍾紹京曾為顯貴，李皋為宗室，韋宥為駙馬。又據《廣異記》：“上元初，豆盧榮為温州別駕，卒。榮之妻即金河公主女也。公主嘗下嫁辟葉，辟葉內屬，其王卒，公主歸來。榮出佐温州，公主隨在州數年。”豆盧榮貞元中進士及第，《全唐詩》載其試律詩一首，題為《賦得春風扇微和》<sup>⑳</sup>。豆盧氏本姓慕容氏，為後燕宗族。又據《舊唐書》卷一九四下：“蘇祿者，突騎施別種也。頗善綏撫，十姓部落漸歸附之，衆二十萬，遂雄西域之地，尋遣使來朝。開元三年，制授蘇祿為左羽林軍大將軍、金方道經略大使，進為特勒，遣侍御史解忠順齎書冊立為忠順可汗。自是每年遣使朝獻，上乃立史懷道女為金河公主以妻之。”此似即曾居温州多年的金河公主，也因此每有貴族人物的活動。像上面所引的貴顯、宗室、公主、駙馬之類的人物在温州居住，對當地的政治與文化應該會發生較大的影響。

唐代温州本土人物，尤其是士大夫人物，歷來缺乏記載。上引《舊唐書·李皋傳》關於唐代温州本土仕宦人物李鈞、李鏐兄弟的記載云：

皋行縣，見一媼垂白而泣，哀而問之，對曰：“李氏之婦，有二子：鈞、鏐，

宦遊二十年不歸，貧無以自給。”時鈞爲殿中侍御史，鏐爲京兆府法曹。<sup>②4</sup>

李皋行縣所遇的李氏媼，有子鈞、鏐在朝廷爲官。這說明當時温州本地已經出現宦族。温州本土的仕宦士族的興起，是在進入宋代之後。有關唐代温州本土仕宦士族的存在情況，向來缺少文獻資料。所以像李鈞、李鏐兄弟同時爲官，是很值得注意的。孫鏘言《東甌大事記》對此有所考論：

據此（筆者注：指《舊唐書》所敘李氏媼事），則鈞、鏐皆郡人，並以文藝登科，是吾郡科名，唐時未嘗無人，必有湮沒不傳者。而如二子，乃有文無行，惜哉！然考之《李渤傳》，雖不詳渤籍貫，然言渤“父鈞，殿中侍御史，以母喪不時舉，流于施州”，必即皋傳中之李鈞，渤恥其家汙，堅苦勵志，後以直諫著名，則李鈞可謂有子矣！<sup>②5</sup>

的確，唐代温州雖非文化發達地區，但當地應該還是存在着一些仕宦家族的。前面引張子容詩句“多有逐臣家”，可能是造成温州地區宦族的原因。李渤與温州是否存在關係，還是值得探討的。《舊唐書·李渤傳》載其爲“後魏橫野將申國公發後。祖玄圭，衛尉寺主簿，父鈞，殿中侍御史”<sup>②6</sup>。正是一個宦族，其前代很可能也是貶謫來溫。至李渤父親一輩，仍定居温州屬縣。李渤早年很可能仍然佔籍温州，許渾《維舟秦淮過温州李給事宅》詩云：“給事爲郎日，青溪醉隱銜。冰池通極浦，雪徑繞高巖。珠玉砂同棄，松筠草共芟。帝圖憂一失，臣節恥三緘。代有王陵戇，時無靳尚讒。定應標直筆，寧爲發空函。霧黑連雲棧，風狂截海帆。石梯迎雨潤，沙井帶潮鹹。蠟屐青筇杖，籃輿白罽衫。應勞北歸夢，山路正巉巖。”<sup>②7</sup>詩中“霧黑連雲棧，風狂截海帆。石梯迎雨潤，沙井帶潮鹹”，寫的應該是温州的風土，是說李給事雖居秦淮，但仍然思念遠在海曲的故鄉温州。《新唐書》詳載李渤出仕即享盛名，“每朝廷有闕政，輒附章列上”，又載“渤雖處外，然志存朝廷，表疏凡四十五獻”<sup>②8</sup>。傳中詳載其獻言諫諍之事。這與許渾此詩“帝圖”以下六句所言的事實正好符合。所以這首詩中的李給事，極有可能是李渤，題中稱“温州李給事”，正是指李渤的佔籍。其曾官給事中，當是新舊《唐書》的失載。又唐末釋□光，《高僧傳》載其爲武后時史官吳兢的後裔，家居里安陶山，年少出家（詳後）。那麼他的家族，也應該是遷居或謫居温州的宦族。這些貶謫

宦族是流動的，但其中定居温州、世代為州民的應該也有一些。這一點，對於今後研究温州唐代文化應該是比較重要的。但是總的來看，唐代温州的詩歌作者，主要是來自地域外部的宦遊、漫遊、避地人士，本土人物的創作群似乎還沒有形成，至少是沒有還沒有形成具有較高的創作實力，在地域內外造成較大影響的詩人群。

### 三

初唐時期，詩人遊覽温州者有沈佺期。他有《樂城白鶴寺》一首：“碧海開龍藏，青雲起雁堂。潮聲迎法鼓，雨氣濕天香。樹接前山暗，溪承瀑水涼。無言謫居遠，清淨得空王。”<sup>②</sup>寺在樂清縣，東晉時當地隱士張文君舍宅建。據譚優學《沈佺期行年考》，本詩作於開耀（681）至垂拱（685）間沈氏謫居台州司錄參軍時<sup>③</sup>。“樂城”，應作“樂成”，為縣名，非城名。唐時今樂清之地並未建城。作“樂城”為後來整理者誤改。《全唐詩》所載有關沈佺期、孟浩然、張子容等人詩，“樂成”都作“樂城”，皆是後來編輯之誤。又據《舊唐書·地理志》《弘治温州府志》等書記載，樂成唐武德七年（624）廢縣，併入永嘉縣，至武后載初元年始復。沈氏此詩題《樂成白鶴寺》，應在樂成建制已經恢復的載初元年（689）以後。此詩寫景頗實，唐時樂成縣治，離海岸很近，所以有“碧海開龍藏”“潮聲迎法鼓”之句。而“樹接前山暗，溪承瀑水涼”尤其切景，白鶴寺後曾為樂清中學，其地居溪谷之間，門臨金溪水，上游有懸瀑。沈氏此詩為親至其地之作，又因為它在風格上承齊梁摹景之格，如印印泥，為瞭解唐初樂成縣治的地理狀況留下極寶貴的資料。初唐詩家來温州者尚有杜審言，今雁蕩大龍湫有“杜審言來此”的摩崖題字。此題字最早見載于明王獻芝於嘉靖己亥（1539）所作的《遊雁山記》“近崖有潭，潭畔亂石磊落，石上有題‘杜審言來此’字”。至清光緒三年（1876）年任温州教諭的金石家戴咸弼來觀，“杜”字只剩“木”旁，此字已不可見，實為瀑流冲刷所蝕<sup>④</sup>。初唐兩位詩人來遊温州的事蹟，都不見史傳記載，有待考證。

初唐四傑之一的楊炯，寫有《李舍人山亭詩序》一文：

永嘉有高陽公山亭者，今為李舍人別墅也。廊宇重複，樓臺左右。煙霞

棲梁棟之間，竹樹在汀洲之外。龜山對出，背東武而飛來；鶴阜相臨，向東吳而不進。青溪數曲，赤巖千丈。寥廓兮惚恍，似蓬嶺之難行；深邃兮眇然，若桃源之失路。信可謂赤縣幽棲，黃圖勝景。從來八子，闢高陽之邑居；今日四郊，逢舍人之置驛。故知樊家失業，遂作庾公之園；習氏不游，終成濮陰之地。<sup>③</sup>

張子烈《初唐四傑年譜》繫此文于長壽二年(693)楊炯任盈川令任上時，並認為：“序文云：‘永嘉有高陽公山亭者，今爲李舍人別墅也。’高陽公指高陽郡公許敬宗，他卒於咸亨三年。此別墅，當爲其在江南佔有的田莊之一（他是杭州人），現爲李舍人所有。這裏的永嘉，是指處州。《舊唐書·地理志》三江南東道：‘處州，隋永嘉郡。武德四年平李子通，置括州。’在麗水縣下又云：‘隋平陳，改永嘉郡爲處州，尋改爲括州，又分松陽縣東南置括蒼縣。大曆十四年夏改爲麗水縣，州所治。’以是此永嘉，蓋稱隋郡，即指括州，亦即天寶以後之處州縉雲縣，治所括蒼，即今浙江省麗水縣。其地與盈川相距極近。序文中又云‘奏金石而滿堂……’知其是參加李舍人山亭宴會而作，若不是在盈川任上，是無由到那裏去的。”<sup>④</sup>以高陽公爲許敬宗，並認為李舍人山亭爲其江南所置田莊，認為楊炯赴李舍人宴會是在任盈川令（屬江南東道衢州治下），並因此而繫此文于長壽二年，都是很有見地的看法。但他認為這裏的永嘉是在麗水，則是一個誤解。隋文帝開皇九年(589)平陳後，曾廢永嘉郡置處州，後改名括州。三年，廢括州，復爲永嘉郡。唐武德四年(621)，平李子通，又廢東嘉郡（即永嘉郡），復括州。但到了五年，杜伏威歸化，又分括州置東嘉州。至太宗貞觀元年，又廢東嘉州入括州。但是從高宗上元二年(675)之後，温州正式設州，就沒有再屬括州的事情了。並且陳、隋、唐初的屢廢永嘉郡入括州，其時以麗水爲中心州名、郡名，都是採用縉州、括州等麗水本來的地名，未用永嘉的地名。所以楊炯此文中所寫的“永嘉有高陽公山亭者，今爲李舍人別墅也”，當指温州無疑。文中“赤巖千丈”，潘猛補認為可能是指永嘉的赤石，或舊稱赤巖的樂清的丹霞山。而青溪則可能是指楠溪江，龜山則指甌江邊的羅浮山<sup>⑤</sup>。又按文中的所寫的“龜山對出，背東武而飛來；鶴阜相臨，向東吳而不進”兩句，是確定此文描寫物件的地理位置的重要依據。東武是指會稽東武山，元稹《酬鄭從事四年九月宴望海亭》寫道：“一拳塽伏



東武小，兩山斗構秦望雄”，元氏原注云：“龜山别名。”<sup>⑤</sup>楊炯此文中“龜山對出，背東武而飛來”句，正因兩山都叫龜山，所以說温州的龜山，即會稽的東武山飛來。歷史上會稽的名聲比温州大，會稽的地名當是為人熟知的，它又在温州的北面。唐人的地理聯想，常在一個很大空間進行的。温州在唐人的地理觀念中，是統屬於越這樣一個大的地域之中，所以寫温州而聯繫到會稽，是很正常的。又據胡珠生校注《弘治温州府志》卷八《宦跡·守》：“李知仁，長壽元年。”可推知楊炯《李舍人山亭詩序》中的李舍人，應是李知仁。楊炯文中具體地頌述了李舍人的家地與文雅：

其人也，凝脂點漆，瓊樹瑤林，學富文史，言成準的。葭莩爲漢帝之親，凡蔣是周公之裔。田孟嘗之待客，照飯無疑；孔文舉之邀歡，樽中自溢。三冬事隙，五日歸休。奏金石而滿堂，召琳琅而觸目。心焉而醉，德焉而飽。大隱朝市，本無車馬之喧；不出戶庭，坐得雲霄之致。於是乎百年無幾，萬事徒勞。唯談笑可以遣平生，唯文詞可以陳心賞。既因良會，咸請賦詩。雖向之所歡，已爲陳跡；俾千載之下，感於斯文。

大概這位李舍人，與李唐同宗，家世豪富，並且富有文史之才。他所舉辦的山亭宴集，是初唐時期貴族經常舉行的園林詩酒宴會的形式，對初唐詩歌的發展起到重要的作用。我們從《李舍人山亭詩序》中可知，當日温州郡內的李舍人山亭內，正舉行過這樣一次詩會。雖然作品無存，但對於我們瞭解初唐時期温州地域內部的詩歌創作情況，無疑是很有價值的一條史料。

盛唐時期，温州地域的詩歌活動開始有所增加。李白在《與周生宴青溪玉鏡潭》<sup>⑥</sup>的長篇歌行中曾詠永嘉山水：

康樂上官去，永嘉遊石門。江亭有孤嶼，千載跡猶存。我來憩秋浦，三人桃陂源。千峰照積雪，萬壑盡啼猿。興與謝公合，文因周子論。

李白還有《送王屋山人魏萬還王屋》一詩，敘述王屋山人魏萬從嵩嶽東浮汴水，沿吳越相訪李白而後還山的經歷，其中寫到魏萬遊歷永嘉之事：

遙聞會稽美，且度耶溪水。萬壑與千巖，崢嶸鏡湖裏。秀色不可名，清



輝滿江城。人遊月邊去，舟在空中行。此中久延佇，入剡尋王許。笑讀曹娥碑，沉吟黃絹語。天台連四明，日入向國清。五峰轉月色，百里行松聲。靈溪諮沿越，華頂殊超忽。石樑橫青天，側足履半月。忽然思永嘉，不憚海路賒。掛席歷海嶠，回瞻赤城霞。赤城漸微沒，孤嶼前嶢兀。水續萬古流，亭空千霜月。縉雲川谷難，石門最可觀。瀑布掛北斗，莫窮此水端。噴壁灑素雪，空濛生晝寒。卻思惡溪去，寧懼惡溪惡。咆哮七十灘，水石相噴薄。路創李北海，巖開謝康樂。<sup>⑤</sup>

魏萬“自嵩宋沿吳相訪，數千不遇，乘興遊台越，經永嘉，觀謝公石門，後於廣陵相見”<sup>⑥</sup>。決定他此次遊程的其實是兩個大詩人，一個是當代詩人李白，另一個就是古代詩人謝靈運。他先遊會稽，再遊天台、四明一帶，最後因思謝客曾遊的永嘉山水，不憚海路之遠，由台州渡海入溫州，登上孤嶼，正是追蹤謝客遊跡。但是在謝客時代，從吳越到永嘉走的是陸路，到了唐人魏萬、孟浩然等走的則是海路。這說明唐代東南一帶的海運事業有發展，我們在考察唐代溫州地區詩人活動的趨於頻繁，似乎也應該考慮到這個交通上的因素。

杜甫有《送裴虬尉永嘉》：

孤嶼亭何處？天涯水氣中。故人官就此，絕境與誰同？隱吏尋梅福，遊山憶謝公。扁舟吾已僦，把釣待秋風。<sup>⑦</sup>

李、杜兩家有關溫州的描寫，其發想的主要情節都是謝靈運的永嘉之遊。因為謝靈運，永嘉成為詩人心目中的山水名區。而謝靈運的永嘉之遊，幾乎成了地域外部作者表現溫州的基本想象，或者說是有關永嘉主題詩的母題。那些沒有到過溫州卻因為送別、寄遠而涉及溫州這個主題的詩人，幾乎無一例外地以永嘉與謝客為主要的意象。在未曾到過其地的域外文人來看，謝靈運的永嘉之遊，幾乎就代表了溫州文化的全部，這在某種意義上也反映了溫州在唐代仍為偏遠之地、人們對它所知甚少的事實。李、杜雖然沒有到過永嘉，但都曾通過謝靈運想象過永嘉山水之遊，由於他們在詩歌史上的特殊地位，其有關永嘉的山水之詠，對唐代溫州地區域外影響的擴大，應該是起到過積極的作用的。

張子容的宦遊和孟浩然的漫遊，以及彼此在郡內的唱和，無疑是唐代溫州域